

野客叢書

宋王楙撰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宋 長洲王楙著

解經惡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知死字。劉原父謂尚書。慤而恭。恭疑泰字。蓋慤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顧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如耆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離騷。竦長劔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子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為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觀史傳所引。又往往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實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正不必用意過當。為穿鑿之說。無悖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擇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修之屬。皆太原之裔。後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羲獻之流。皆瑯琊之裔。前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行澄。亦瑯琊裔。祥覽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修之後也。潘彞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王導之孫。珣珣謚穆。十三子仕宋。大顯而慶流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瑒有搏者。亦相繼為時顯人。皆導之適派。見於史傳者。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為魏將。翦為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珣。其旁支也。則渾戎行經。此說正得其源流。僕哀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榮。仕唐為水部郎中。見閩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儂。閩王審知辟為大理評事。不就。避於剡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剡頭王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



為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諷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感感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朱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饑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勲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歿而道亡况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况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况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

鼓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為常。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轄投井中邪。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也。遵間嘗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轄投井中。如李方叔詩。可笑陳孟公。好客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

###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間以男子者。如漢徵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漢取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邪才德兼全固雖天然資稟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斯可謂善論聖人矣僕晚進寡陋不足以窺前輩藩籬之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

為官。又欲為仙。安有是理邪。

夷亭之讖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己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為信也。甲辰歲。衛溼又魁天下。蘇之為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為鄉中偉觀。僕嘗作啟賀衛魁。一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為郎曹。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郎中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為天子從臣。不比向來。當還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人以為識體。僕伯祖公達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府伯祖猶為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伯祖許公隆貴。毋稱其字。伯祖曰。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為嫌。人嘉伯祖之不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暑錄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凍銅料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閔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栩第二十六料食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鉦銘候鉦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嗇夫放守史凡掾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闕二省其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僕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為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為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文又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後劾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威斗玉汝家所藏銅斗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製固自不同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以賜大臣者如此候鉦無所考據然不觀候

鉦銘無以驗銅料為真新始物也。候鉦銘云重五十來斤。來字上加一點是泰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齊文宣以七為泰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程方進為相。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為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歿。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文。非五五者。則以為美談。如李翊贊鳳之徒。以為至孝。銘為考。憂釋紼。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郎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尚遭從父憂而解秩。又有為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石禮之過不及如此。

### 漢人下語

鄒陽曰高皇帝收敵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彼納謗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東方朔曰賜清燕之閒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意疊要不害於理近時有直學士院制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上不喜以謂意重惜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躊躇久之謂寵字難改僕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渥為穩帖也僕又考之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惟詩有之據詩為龍乃寵字借寵為龍耳然漢人碑刻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為龍鳳之龍矣

### 弟姪獻言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分雖有間而事有可告則不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間自有相與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為間者僕觀爰盎為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君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觀此數語斷斷乎治吳之藥石也種為此言不以為嫌盎受其說不以為罪盎用



禮記。迄善於吳。此正姪規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芮城府君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此又弟獻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死序。

### 游士持書干謁

今游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僕觀沈亞之集。有與路鄜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為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字。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微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是謁閣下者。不獨盡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臧否於閣下。合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為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齋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怒。閣下勞費以無益。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游謁之士。

### 王勃等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廳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綃漸歇。曰。緇衣將素。



履同躡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為此等語且勅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彦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懼林壑共煙霞對賞

### 二史下即字

班馬二史下即字曰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不及之即危行曰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衝命曰今單于即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曰溫舒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即有緩急真可將兵曰即無事當窮究曰漢即來我即發曰即上云云大王即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即之為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大人

今人呼大人為泰山。或者謂泰山有大人峯。故云。據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為封禪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壻鄭鑑官九品。因說遣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鑑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大人東南英。注謂大人字。俗以為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自。僕觀三國志。裴松之法。獻帝舅車騎將軍董。向下謂古無大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為大人。已見此時。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陰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宋長洲王楙著

王珪母妻識見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較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珪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糊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鬢鬻市充樁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死石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杜詩所載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沽酒留飲之意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母李氏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為傳誤僕謂觀者正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為得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

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為據也。趙次公曰。虬髯十八九。謂太宗。又曰。有虬髯公傳。僕謂引虬髯公傳誤矣。此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所謂虬髯公者。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欲規圖基業。太宗既出。見其英武為不可及。於是過海自立為扶餘國王。其事甚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眾說不同

新唐書載賈島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久之不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薄唐遺吏。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為布衣交。後累舉不第。乃為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邪。宣宗既去。島知亟

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撫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初曰。令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異同如此。新書謂先為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不第。乃為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之節。撫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劉栖楚。節。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宣宗。除長江簿。撫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為長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曰。雁飛謗。首授長江簿。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會昌癸亥歲。終於郡官舍。歿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我何有。此正與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為正。島死於武宗之世。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擬。以附會遺史之說。不然。則太和誤為大中。亦未可知。

### 文帝輕信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於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麗於有過之地。李布為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為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貴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為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腐刑。綆縈言妾父廉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喬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賞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於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實。知言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楊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注逸詩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引逸詩者如此。鼂錯贊書曰。母為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法。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律歷

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 取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籍要未為古似不宜取僕謂借如本朝歐公荆公蘇黃諸公以其名重就其詩句取之猶未為過近時稍有詩聲遂採以為扁榜甚無謂也大抵名不可過實與其浮誇不若少賤以温公學術而園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美名以飾其處不顧己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一是也時人好誇不止一端如名寵婢如書桃符皆然桃符書惟天佑于一德八荒開壽域此等語不知常人何以當之僕叔祖嘗以桃符丐唯室先生書先生書曰但願兜孫勤筆墨不妨老子自婆娑此語甚得體

### 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温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



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為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於飛卿。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愛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僕謂其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温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嘗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人。由是疎之。温亦有言。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過於逆旅。温不識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為方城尉。流落至死。撫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場屋。黜為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為多。杜荀鶴詩如曰：祇恐為僧僧不了。為僧



得了盡輪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  
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聞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  
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  
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  
當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曰明年  
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 古文尚書

遊齋閒覽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利因舉虞書  
成允成功為證又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敵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  
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  
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曰余  
一人有辜無以萬夫韋昭注皆曰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如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以為逸

書按今尚書數處本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非特國語為然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為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之見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為逸詞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臯陶邁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為逸書又如穆叔舉秦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勳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 金巨羅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巨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巨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巨羅僕謂金巨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巨羅為酒器然觀祖珽盜金巨羅置髻上髻上豈可以置酒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 奚斯頌魯

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王延壽靈光殿賦不

當云美斯頌儀此說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壽始自班固始也觀兩都賦序曰臯陶歌虞美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閔宮卒章曰新廟奕奕美斯所作毛萇注曰大夫公子美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美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美斯作廟矣班固乃以魯頌為美斯所作豈非誤邪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說與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美斯所作許君曰美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美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昭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美斯之徒

眾口鑠金

屈原九章曰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補引鄒陽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曰古人有言眾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鄧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鄧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要未為廣論衡曰眾口鑠金者在五行二曰火

五事三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櫻桃無香

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於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香豈可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者為香而不知物之觸於鼻觀者非香而何

天開圖畫記

朝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為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橋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尚可償乎此意出於汪彥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遊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

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推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存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睚眦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云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遷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維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觀續世說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為銀餅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 承准字

今史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僕考魏

晉石本史文多書此承準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準。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注謂準俗準字。既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為相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

### 徐忻詩

西清詩話。徐忻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劔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闌干。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僕記得一雜說。謂一婦人能詩。舉其一絕。末聯云。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

宋長洲王楙著

富公奉使語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虜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阨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予按唐鄭元璠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乃知鄭公之言出於元璠僕謂東坡固嘗言之矣鄭公此言正祖嚴安論徇西南夷之議漫錄未之聞邪自嚴安為是說後三國志陸抗亦嘗用此意諫吳主矣時師旅仍動百姓疲敝抗疏曰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昧千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元璠又祖其意晉顧雍所言亦是此意非特抗也

逍遙谿愚谿

王建逍遙谿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



選暫歸來。稀疎野樹人。移拆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  
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  
為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勝。殘陽寂寞  
出樵車。僕觀二詩。深有感焉。當道遙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鑾輿。程禕增  
賁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道遙之地。至於賣供官稅不  
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  
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  
曲為計。有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  
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為洛陽大族有力者取  
去。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握髮等事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翰蒙求所載是也。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  
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鳳。不知先  
此朱賈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粟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



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傳焉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只曰孟子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夫豈未之見邪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竝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亢字公信夷齊乃謚也見論語注臯陶字廷堅見左傳孔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端字執嘉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元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申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起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真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箕子名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字叔敖竝見碑彭祖姓錢名鏗見姓苑錢音勇

見論語竊比老彭疏胡如村乃作牋字用千姓編亦然非也

行狀不宣等語

漫錄謂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書尾用不宣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王上疏云云末云大王功德者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又謂自唐以來為墓志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淹之作是也僕觀吳志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名所由始也

設法

今用女倡賣酒名曰設法或者謂漢晉未聞僕謂此即卓文君當壚之意晉人阮氏醉卧酒壚婦人側司馬道子於園內為酒壚列肆使姬人酤鬻酒有是矣

賤庶出之子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孝武曰往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諱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

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舍人，仍此為制。禮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竊又考之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母郵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於是母郵為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 泰夫人

漢碑有書太夫人為泰夫人，或者以為異。僕謂漢人多書太為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也。范曄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泰為太。如郭泰、鄭泰為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泰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書是非為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奇，不可謂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蓋嘗考之。漢書以頒示字，書觀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荀子以視看字，書是否字，如是其庭可博瓦是也。漢志以是否字，書氏族字，如至玄孫氏為莊王是也。書非字為飛者，如漢碑所謂飛陶唐，其若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也。

### 螟蛉

今呼非所生之子為螟蛉。觀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

子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尚矣。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在宮為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不復女職矣。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來。至隋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四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又謂禁中起居注零落不可復知。觀葛洪所引。則知尚存於晉。至隋始亡。

唐時揚州通州

唐時揚州為盛。通州為惡。當時有揚一益二之語。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祐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通州不然。白樂天詩。

曰通州海內恟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一謂黃泉相去霄壤矣

### 千秋一日九遷

文選任彥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荀爽十旬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日當為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為盡善考漢書高寢郎田千秋訟太子寃武帝立拜為大鴻臚師古注立拜者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謂千秋因此一言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超遷九叔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為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為丞相又案漢書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益以此也則知千秋為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豈一月九遷為丞相哉善益引東觀記之謬耳

### 蕭何留守

漫錄曰留守字案漢外戚傳戚夫人從上之關東呂后常留守高承事物紀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僕謂漢高祖出征留蕭何守關中此正留守本意後之所謂留守者

正祖此爾。呂后婦人。豈所當據。其後如鼂錯請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內。晉惠帝幸長安。荀藩在洛陽留臺承制。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似此不一。高承事物紀原謂留守起於唐。何其太鹵莽邪。推而上之。則又出於石祁子守之意。後觀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太子留守。知此意又遠矣。

### 歸去來辭語

漫錄曰。淵明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倣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儻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用嵇康之語哉。

### 人生何須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蓄。常謂人曰。一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二說出於齊勉。

### 衙牙二字

漫錄曰。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也。後遂以牙為衙。或以舍廨為衙。唐韻曰。衙府也。是亦為耳。案語林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字本作牙。譌為衙。大司馬掌武備。猛獸以牙為衙。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門虛寂。為牙門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鄒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為牙門將。案後漢汪真人水鏡經。凡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將軍不祧。是以古兵法擇吉日祭牙。後漢滕輔。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皆有祭牙文。吳胡綜有大牙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信矣。謂為牙為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書衙。

### 奏記禮重

兩漢博文。謂前書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僕觀隸釋。秦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前漢時。丙吉奏記霍光。李尋奏記程方進。非特鄭朋而已。考丙吉在鄭朋之前。不可謂自朋始也。奏記之體。在東漢之時。其禮甚重。觀孔子廟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中又云。叩頭死罪。謹



案某人云末云某皇恐叩頭死罪。上司空府凡一記三用叩頭死罪。而其間連言叩頭連言死罪。宛類表章之體。第不稱臣耳。有以見當時上下官守甚嚴。

### 致仕官祿

石林謂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知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時亦有特給者。僕謂漢唐致仕者亦皆有祿。據通典謂漢制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無祿也。又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官建中五年敕所請半祿料。從敕出。日於本貫及寄居處州府支給。

### 雌霓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雌霓之連蜷。泛大江之悠永。出示王筠。筠讀雌霓為雌鴟。約喜謂曰。霓字惟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溫公謂非霓字不可讀為平聲也。蓋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霓二字。東方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雌霓以為旗。

### 曾子之書



襄時國學出高光明大在加意論而一時士子說光大之意此董仲舒引曾子之語不知曾子之書乃高明廣大非光大也加之至而已非加之意也此雖據仲舒之所舉要以曾子之書為正仲舒又謂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則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又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拘曰巧言令色雖少行而為難於仁矣此語與今論語微異又如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所謂良賈深藏若虛所謂與君子游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皆見曾子之書諸書所引蓋本於此

### 臺笠緇撮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也鄭箋謂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故謝玄暉詩曰臺笠聚東菑注臺禦日笠禦雨是以為二事蓋本毛之說魏信陵詩曰臺笠冒山雨渚田耕行化以臺笠對渚田是以為一事蓋祖鄭之說二詩皆有據依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為笠則一也傳分之者笠本禦暑而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則知毛之見如此

不可為已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為已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僕因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憤。於是羽林武賁幾千人。至尚書省詬罵。直造仲瑀之第。屠滅其家。羣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識惟以髻中小釵為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為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徒知銳於攻。學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

### 酒分聖賢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為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色黑而酸醜者為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為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為中庸。以巷醪麥觴醉人者為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度語。所謂清者為聖。濁者為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之說。又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醜。清者聖明。濁者頑騃。僕嘗評之。酒之清者為聖可也。若與濁者為賢。何哉。當為頑愚。魏人度語。與夫醉鄉日月。其說有疵。不若鄒陽之語為善也。魏略以白酒為賢。

亭長

宋 長洲王楙著

懶真子曰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六人。世但知鄉村之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有之尚書省唐志曰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僕謂諸司之置亭長自古已然不特唐也如晉時特進光祿大夫亦有門亭長門下書佐一人。

上巳祓除

上巳祓除事說者多端沈約宋志謂舊記有郭虞者有三女於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上祈禳祓潔摯虞引續齊諧記則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引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東晉引周公卜邑於洛此禮已行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則知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又觀漢書八月祓於灊上故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晉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有在秋間者不必春暮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

三日必取己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己也。

### 女子長跪

古詞長跪問故夫。前輩引此以證古者女子未始不跪拜。僕謂古者女子之跪不特此可驗也。如呂后跪謝周昌，蘇秦嫂四拜自跪，亦可證也。或謂長跪二字如秦王長跪請教，桓範謂我寧見三公長跪之類是也。僕謂此言男子長跪，非女子也。觀吳越春秋女子知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女子長跪事。

### 漢唐俸祿

貢禹上書曰：臣為諫大夫，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及為光祿大夫，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富，蓋寬饒為司隸，俸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或者往往疑以為俸入不及今之簿尉，而能儉以足用，如此僕謂漢之士風固雖近古，漢之錢物固雖難得，不應僅得數千，或謂家以日富，蓋俸錢之外，又有祿米及其他頒賚之屬。據史：漢百官臘及春有賜，漢之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月得八九十斛。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月得百斛。司隸二十石，月得百二十斛。三公俸錢之外，每月所得祿米如是，又能儉以用度，所以為有餘也。漢人誠實可喜如此，非如後人以有為無。

以多為寡務以欺人。因而考之。漢制三公號為萬石。謂一歲共食萬斛。然考漢制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以歲計之。四千餘斛耳。成帝時益大司馬大司空俸。注丞相大司馬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俸錢月四萬。延平間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十米七十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六十五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其視前漢米減三之二。錢減大半。當時士夫亦罕以俸薄為言者。唐初祿制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自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大小皆千貫。其視兩漢不啻數倍。而兩漢職田無聞。唐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祿多於兩漢如此。當時詞人見於歌詩。如元微之在政府與妻詩曰。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朝暮復營齋。通州司馬詩曰。月儲三萬養教閒。白樂天詩曰。典校在秘書。一馬兩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孟郊詩曰。贛人年六十。每月請三千。見於詩者。往往如此。僕謂唐人俸祿守佐以上。有不待言。簿尉下僚。未免為薄。觀孟郊所謂每月請三千之說。可以類推矣。然考唐九品月得五十七石。使果得此。亦足用度。而郊以吟詩廢務。上官差官。以攝其職。分其半祿。酸寒之狀。可想而知。觀此語。亦可以發一笑也。而下

寮俸祿所得雖不等。要無鮮薄之歎。夫國家設祿。本以養廉。而所得不足以育妻孥。且動遲數年之次。責其廉隅得乎。故漢人增俸。多增於下寮。如宣帝益吏俸百石以下。俸十五。光武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矣。百石以下。加於舊秩。蓋知此也。

### 致敬宰相母

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問。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率百官拜恩於庭。即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為榮。後崔彥昭張濟當國。遂踵其禮。李宗諤謂唐人之禮如此。僕謂此禮自晉宋以來有之。如沈約為右僕射。封建昌國侯。拜其母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敬。朝野以為榮。晉虞潭亦然。

### 黃鳥嚶嚶

東臯雜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樂天作六帖。始類鸞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述之也。洪駒父為禽經。稱鸞鳴嚶嚶。要是後人附合。僕觀張平子東京賦。睢鳩麗黃。關關嚶嚶。

然則以嚶嚶為黃麗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

### 螳螂捕蟬

劉向說苑吳王伐荊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彈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日王曰子來何沾衣如此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之在後螳螂之知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臣執彈丸欲求黃雀不覺沾衣韓詩外傳曰楚王伐晉敢諫者死孫叔敖諫王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也一謂吳王伐荊一謂楚王伐晉二說小異

### 廣陵

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至晉皆屬徐州至東晉僑置青兗二州故廣陵以青兗徐為一鎮至宋乃為南兗州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隋唐始為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為揚州亦未甚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文人議論多失於不契勘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為古揚州之地如韓臯謂諸葛誕等為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敗故名廣陵散不知廣陵是時未為揚州也今廣陵境上有黃相公冢大觀圖經謂黃霸冢蓋霸嘗為



揚州刺史也。不知是時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日用注博物志謂淮南王安得道輕舉。今維揚馬跡尚存。不知漢之淮南王正非今之維揚。似此甚多。事有可笑者。廣陵之名其來舊矣。至隋煬帝悅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別館而行幸焉。當時改言江都。而不言廣陵者。正避煬帝諱也。然煬帝戀江都之盛而不歸。竟死於廣陵。得非廣陵之名為煬帝先讖乎。

### 旄頭畢網

沈約曰。案周禮辨戴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畢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禮保章之意。所謂畢網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畢。徐廣注。雲畢疑是畢罕。詩序曰。齊侯田獵。畢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擊虜決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藉田賦。所謂雲罕者。即畢網也。

齊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推所推見列異傳

### 香橙

南宋史蔡摶奏王筠為殿中郎武帝推日牒於香橙地上又梁蕭猷為州頗薦濫客筵內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為愆所謂香橙者疑几凳之類而無據觀通典當時大駕及皇后鹵簿中皆有香橙內給使四人昇知鹵簿中亦有是物然字則異又觀姚思廉陳書謂檢晉宋成服儀稱靈輿梓宮容使御及香橙本此橙字

### 板輿

世率以板輿為奉母親事用如樂天詩朱幡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祇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為奉母也梁韋睿以板輿自載督厲眾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 以珠為名

海錄碎事曰越俗以珠為寶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兒綠珠之意用此僕謂不然以女名珠者珍愛之意也如彭寵之女名女珠奇章公牛僧孺愛姬名真珠皆珍愛之謂且彭寵南陽人初非越俗也

相如大人賦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擬之為美人賦蔡邕又擬之為協和賦曹植為靜思賦陳琳為止欲賦王粲為閑邪賦應瑒為正情賦張華為水懷賦江淹為麗色賦沈約為麗人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

大節七日假

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為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之說僕考之其來尚矣觀通典論冬至日寢鼓兵一條瓚曰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鼓事鄭瑤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天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方奉順動之象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宜有鳴鼓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則又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冬至也鄭瑤之言如此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又觀薛宣傳日至休吏賊曹張扶坐曹治事宣出教曰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注冬至之日不省官

事故休吏。僕謂據于瓚所引則漢制無貞至休吏之說。

撥刺乖刺

杜子美詩。跳魚撥刺鳴不曉者。讀為撥次。案張衡思立賦曰。鸞威弧之撥刺。注刺力達反。太白詩曰。雙鯉呀呷。鬚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為跋。所謂撥刺者。劃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不便順。謂之乖刺。乖刺者。乖戾也。如東方朔謂吾強乖刺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乖刺之心是也。今人言作事不順。猶有此語。刺呼為賴聲之轉也。

男子稱寡

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鰥寡老年不復嫁娶之名。孝經注。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知此為限者。以內則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正義謂知稱寡。以此為斷。然婦人無稱鰥之文。男子亦稱寡。左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爾雅曰。無夫無婦。並謂之寡。則知男子亦稱寡也。

駁娉承明

馭娵殿娵字諸處音素可反。惟揚雄賦先河反。承明廬承明本平聲。而張曲江李文  
饒作側聲。用寒山詩。八風吹不動。而樂天詩。汰風吹不動。汰音陞。羹臙之羹。與夫地  
名不羹。本音耕。而魯頌楚辭。急就章。皆讀為郎。今俗謂相抵曰按。正書此字。而樂天  
詩。坐依桃葉妓。日醉依香枕。坐依音烏。皆反。正按字。今言不正者。為天邪。天讀為  
么。而樂天詩曰。莫言蘇小小。人道最大邪。天伊邪反。非么字。東坡梅詩。祖此用天邪  
語。今人多讀為么邪。而不知為非也。似此甚多。又如船人使風曰帆。風帆字作去聲。  
呼業唐韻去聲。有此一音。是以張說之律詩曰。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

### 隨筆議論

後人議論往往多與前人暗合。近時容齋隨筆出入書史。考據甚新。然觀以前雜說  
不約而同者。十居二三。如謂真宗摘孟蜀王箴中語。爾俸爾祿。數言為戒。石銘此說  
已見野人閒話。謂廣韻杭字注。杭木汁可漬。鳴予謂之鹹。杭此說已見唐書音訓。謂  
山谷詩。月出虎夔藩。出於老杜伐木詩序。此說已見藝苑雜錄。謂詩願言則噯。人說  
我則噯。此說見觀風編。此類甚多。如論牡丹玉蕊之屬。亦皆前人論過。容齋其未知  
邪。前二事亦見續釋常談。鹹杭事見玉篇。齊民要術。

七發客難

隨筆謂枚乘作七發。東方朔作客難。其後紛然規倣。七發者。有七激。七辯。七依。七廣之作。儼客難者。有解嘲。達旨。賓戲之作。了無新意。僕謂古人制作。動有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為德陽殿賦。其後王延壽效之。為靈光殿賦。何晏韋誕。夏侯玄。為景福殿賦。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為消暑殿賦。又如揚雄為蜀都賦。其後班固倣之。為西都賦。張衡為南都賦。徐幹為齊都賦。劉楨為魯都賦。劉邵為趙都賦。庾闡為揚都賦。以至本朝。周美成為汴都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曹植潘岳。庾闡。皆有閒居賦。其後沈約賦郊居。謝靈運賦山居。以居止為賦。自曹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閒居賦。而不知潘岳之先。已嘗有此作。

古之媵者

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為媵。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僕案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姓娣從。姓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又考毛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襲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

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 退之毛穎傳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怪。子以為烏有子虛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為怪。子厚獨愛之。諸公往往皆以此文。初見退之前。此未有其體。僕恐不然。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袁淑俳諧文十卷。續俳諧集十卷。袁淑俳諧文如沈約彈芑蕉文亦載其間。烏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之比者。退之淹該今古。而又資以城南鄴侯三萬軸之書。筆端運用動有源流。非如後人。初意製作。抑又觀蜀志先主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故人之稱曰諸毛云云。毛穎傳之作萌芽此意。然其間如曰。自結繩以及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贊。異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又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

### 相承壹用數語



詩人相承疊用數語如子鵠蓬頭十二三則韓退之年至十二三劉禹錫花面了頭  
十三四則梁簡文可憐年幾十三四杜子美往昔十四五則阮籍昔年十四五權德  
輿年至十五六則紀少瑜女兒年幾十五六杜子美郎今才年十六七則司馬宣王  
年幾十六七杜子美蚪髻十八九則焦仲卿年始十八九或謂十八九字見丙吉傳  
不知入詩中用自焦仲卿始也史傳間有折計數目之語如七八五十六見馬融三  
七二十一見蘇秦九九八十一見顏率五七三十五見通典六六三十六見魚經三  
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  
見考異郵又考之三三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  
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九一十八並見子夏之語似此甚多又如一年  
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三千六百日見北齊謠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  
詩肩吾詩又出東漢周澤傳注

野客叢書卷第十六終

賀知章上昇

宋長洲王楙著

賀知章傳云天寶初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賦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僕尋考會稽集得明皇所為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朝士自李適以下三十七人餞別之作是時正天寶三載正月五日也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觀者如堵甚以為寵傳又謂卒年八十六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內春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近於台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過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不知何以言此然觀李白憶賀監詩有云昔好杯中物今為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如白所云則是知章實死矣唐人好奇華山女子事諸公誇詡不一使知章有上昇之事亦侈大而言之不應隱沒而不傳也疑徐鉉所序之妄此事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之類也虛實不可深信如此

藥名詩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是也。僕謂此說亦未深考。不知此體已著於六朝。非起於唐也。當時如王融。梁簡文。元帝。庾肩吾。沈約。竟陵王。皆有。至唐而是體盛行。如盧受。采。權。張。皮。陸。之徒。多有之。吳曾漫錄謂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者。非始於唐。所見亦未廣也。本朝如錢穆父。黃山谷之輩。亦多此作。

鳥名詩

葉天經謂退之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鳥名。鳥名詩起此。僕考之。其體亦自六朝。觀梁元帝嘗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當時為雜體詩。至不一也。梁元帝所作為多。不但鳥名也。如獸名。歌曲名。龜兆名。鍼穴名。將軍名。宮殿名。屋名。車名。船名。樹名。草名。率皆有作。鳥名詩如云。晨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橈。獸名詩如云。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歌曲名詩如云。啼鳥怨別鶴。曙鳥憶還家。龜兆詩如云。土膏春氣生。倡女協春情。此類甚多。

昏字

世謂昏字合從民。今有從氏者。避太宗諱。故爾。僕觀唐三藏聖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書。其間重昏之夜。則從民。初未嘗改民以從氏也。謂避諱之說謬矣。蓋俗書則然。又觀溫彥博墓志。正觀間。歐陽詢書。其後言民部尚書唐儉云云。當太宗時。正字且不諱。而况所謂偏旁乎。又有以見太宗不諱之德。

善學柳下惠

姚合詩曰。相府旌旗天下尊。汗水如今不復渾。孟郊詩曰。自公領茲部。山水無滓泥。又曰。君生雪水清。君沒雪水渾。此等語。皆祖老杜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之意。樂天詩曰。安得萬里表。盡裹四周垠。又曰。我有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此又祖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寒士俱歡顏之意。樂天可謂善學柳下惠者。

後世珠少

說者謂古者金多。後世金少。疑復歸山澤耳。僕謂不然。寶物之豐耗。係時之氣數。此殆造化之妙。有不容深致詰者。後世之少者。非特金也。如珠亦然。古者動以斗斛計。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今人相遺。有二斗一斛者乎。盧琳四王啟事曰。

張方劫帝西遷。董真珠百餘斛。今內府之儲。又不知有百斛否。金猶有鎔鑄銷折之患。珠則無所盡耗。雖南渡以前。亦不見甚多。不知安往。此固難以理詰之者也。以三分之吳。猶以一斛與人。則當時珠多。不言可知。

### 過與不及

前輩有論。盧懷謹身為宰相。而妻子常至饑寒。恐無是理。僕謂懷謹賢相。固未可知。然世間不可謂無此等人。僕因觀北史。庠伏連為開府儀同三司。其家富厚。妻病。嘗以百錢買藥。每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食未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至死。惟著敝禩。而別藏積絹至二萬匹。而不動。觀此一事。固知世人往往有過不及。鮮有得中道者。既有伏連之徒。富厚而不忍一錢用者。又有劉毅之徒。家無儋石。而一擲輸百萬者。為大官而妻子常饑寒。前此如王晏。裴子野。祖鴻皆然。

### 用管蘇事

范鎮碑云。韜律大理。綜臯陶甫侯之風。又云。膺姿管蘇靖共衛上。洪氏謂蓋法家者流也。范史云。律謝臯蘇。注以蘇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此說似是矣。僕又觀州輔碑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疏。劉梁傳曰。管蘇以憎忤取進。此亦用管蘇。

事考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云云。」用此事亦未可知。不然，何以有靖共衛上之語。

### 漢碑疑字

孫叔敖碑云：「視事一紀。」趙氏謂漢時令有在官一紀不遷者。洪氏謂前碑言臨縣一載，此云一紀，蓋以一紀為一年。取僕觀漢人文字，罕有以一紀為一年用者。疑此祀字取借，紀為祀，祀與紀字亦相似也。毛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注：紀音祀，可證也。又楊司隸碑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厥位，以漢詠焉。」歐公謂詠字未詳。洪氏謂詠音抵，不釋其義。僕疑此借用氏字取非抵字也。蓋詠字言從氏非從氏。然漢碑多以氏為姓，既加以女，安知其不加以言邪。漢書妖字寫作詠，以言易女可據也。謂漢氏猶言虞氏、夏氏耳。又成陽臺碑云：「五運精遷，漢受濡期。」歐公謂莫曉漢受濡期之義。僕謂濡猶言延也。言漢家受基業，延長爾。史晨饗孔廟碑亦云：「大漢延期，彌歷萬億，是亦此意。」前輩學問甚非後世小生所敢望，其萬分一然亦間有一時見不到處。茲三者管見如此，又未知是否。姑著於茲，以俟博聞君子。

### 潘安仁言遁逃字



前漢書賈生傳云。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注。遁巡。謂疑出而却退也。遁音千  
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為遁逃之義。潘安仁西征賦曰。遁逃以奔竄。誤  
矣。僕謂師古是未深考耳。史記之文曰。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又曰。月氏遁  
逃而常怨匈奴。曰。豫讓遁逃山中。遁逃二字。馬遷屢用之矣。前漢匈奴傳。戎狄遁逃  
竄伏。陳湯傳。單于遁逃遠舍。其義正與史記一同。遁逃字。又見於班固之筆矣。不可  
謂安仁之誤也。推而上之。如荀卿管仲。推而下之。如張說。王維之徒。皆有是語。又不  
特見於班馬之書而已。杜子美詩曰。近聞犬戎遠遁逃。曰。漢陰槎頭遠遁逃。而注詩  
者。謂遁逃之語。出於蕭望之傳。又誤矣。

### 崖蜜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  
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間。蠶蜜為證。僕謂坡詩為橄欖而作。疑以櫻桃  
對言。世謂菓與橄欖爭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蠶蜜則非其類也。固自有  
言蠶蜜處。如張衡七辯云。沙錫石蜜。乃其等類。閩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亦一石蜜  
也。僕嘗考之。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蠶蜜為石蜜。必有所謂孔錫為石蜜者。廣志

謂蔗汁為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義又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為石蜜乎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國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櫻桃耳豈錫蜜之謂耶坡詩所言當以此為證

原道中語

韓退之原道有曰道與德為虛位或者往往病之謂退之此語似入於佛老僕謂不然退之之意蓋有所自其殆祖後漢徐幹中論乎幹有虛道一篇亦曰人之為德其猶虛器與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而受之退之所謂虛位即幹所謂虛器也言雖異而意則一

一杯土事

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一杯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杯土事據注步侯切乃哀字今人不曉者讀為杯蓋之杯僕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污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杯土事是明知以杯字為杯蓋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杯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

羅珣事

胡氏雜記云紹興間淮人有得唐碑一段乃羅珣為壽州日所立者考新唐書羅珣傳但嘗為廬州刺史不聞為壽州疑別一人僕得權文公所著羅珣墓志考之珣嘗刺廬壽二州自壽以治行第一就加御史中丞入為司農卿京兆尹今唐書但言自廬州再遷京尹亦不聞中丞司農之除其疎鹵如此珣表表循吏所紀尚且如此况其他乎故僕每觀人文集與夫碑刻所以深致意於稽考者正以此也又如碑言珣為廬日強家占田而窶人無告鄉校廢落而冗吏猥多病者舍醫事淫祀公皆去其弊而傳但言珣為廬日民間病者舍醫禱淫祀下令止之可謂舍其大而言其細者又考合肥志亦曰珣為廬江七年遷壽陽

北固懷古詩

李德裕北固懷古詩曰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衝斗三賢若時雨所至躋仁壽注畢構政事為開元第一丞相陸象先平陽齊澣三賢皆為此郡僕考之傳獨象先不聞為潤州此恐史之佚耳畢構中宗景龍初為潤州政有惠愛景龍末召為御史大夫謂政事為景龍間第一可也

木易非姓楊字

今人稱姓楊人為木易。案楊氏姓左從木右從易。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此易字亦陽字。今人書鄱陽有省文為番易者。蓋知此意。僕觀真誥其間有為姓楊人作離合書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其意謂周書為易木加易即楊字也。乃知以木易為楊姓其誤久矣。不知左右之字文皆非。

束脩

吳曾漫錄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輩多以束脩為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為束脯者非。僕謂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以為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束脩。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矣。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二說皆通。不可謂束脩為束脯非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者。束脩之禮。通典州學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篋。一匹脯。一菜。五臠。學生皆服青衿。

語益精明

韋蘇州詩曰西施且一笑眾女安得妍而白樂天詩曰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杜子美詩曰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而東坡頌曰奮鬣長鳴萬馬皆瘖等一意耳其後用之益精明僕嘗用是語為一聯云六宮無色迴眸笑萬馬皆瘖奮鬣鳴吳曾漫錄謂樂天迴眸一笑百媚生蓋祖李白清平詞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僕謂李白之語又有所自觀江總迴身轉佩百媚生插花照鏡千嬌出意又出此

二李詩

雪浪齋日記謂六一居士詩晚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僕觀是聯乃李太白登宣城北樓詩非六一也石林詩話謂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小說實佳句僕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節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之意梁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朓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此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出於古詞意

福不盈眦

隱居詩話曰詩戒蹈襲古人意亦有襲而愈工魏人章奏曰福不盈眦禍將溢世韓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僕謂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固答賓戲見西漢叙傳袁術議稱尊號嘗引以為言此語非出於魏人之口鮑昭河清頌曰物不盈眦美溢金石

古人名詩

石林詩話曰荆公詩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以古人姓名藏句中或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余讀權德輿集見其一篇知德輿有此體僕謂此體其源流亦出於六朝至唐而著不但德輿也如皮日休陸龜蒙等皆有此作

一句中對偶

容齋續筆曰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棹蘭枻散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僕謂此體亦出於三百篇之詩不但楚詞也如玄衣赤舄鉤膺鏤錫朱英綠縵二矛重弓之類是焉

作文受謝

續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尤長碑碣。天下多齎金帛求其文。僕謂此亦未之考耳。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為人作傳。不足道也。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

周孔醒醉

後漢周澤為太常清修。時人為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覲明曉政事。判決無壅。眾為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僕嘗效程子山作酒牒。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銀甕酒庫

都下有銀甕酒庫。或問何謂。僕考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呈祥。蓋取此意。真州郡齋。舊有酒名。謂之花露。人亦莫曉。僕讀姚合詩。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泉。得非



取此乎。又太真妃宿酒初消。吸花露以潤肺。見開元遺事。

野客叢書卷第十七終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宋長洲王楙著

漢人釋經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漢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以此且釋之曰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與今王弼等所注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謂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與喪牛於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師古注此謂解在谷永傳今谷永傳無此語

何武言誤

前漢書淮南王曰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李尋傳曰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道也則知淮南不敢肆其姦謀者正畏汲黯之故豈畏衛青哉而何武封事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此說失之王嘉曰昔楚有子玉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李尋

亦曰淮南作謀其所難者獨有汲黯此說為得。

### 漢臣僕衣皁白

漢官吏著皁其給使賤役者白按谷永曰擢之皁衣之吏張敞曰敞備皁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今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皁舊矣

### 大人尊稱

東軒筆錄謂范滂白母大人云云大人之名蓋父母通稱不獨父也僕謂大人云者極尊稱耳不特父母也如疏受曰從大人議是稱叔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是稱顯達者也今稱王公大人執事大人是皆施於尊敬者豈獨父母邪

### 萬幾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幾乃以幾微字為樞機字李正文謂自嘉謬從木旁始誤後學僕謂古文尚書至唐始易以今字又西漢字文率多借用如言共行天罰為龔行懋遷有無為琳遷方命圮族為放命此類甚多後人不

悟漢人借用字之意遂直謂然非當時用字之失也觀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蕭望之傳明主躬萬機漢書皆用此機字豈獨王嘉也漢碑書萬機處不一

魏表非誤

退朝錄曰宗道謂世傳魏鍾繇表云癘憤怨之衆癘非可通勉厲之意疑誤僕謂此正借用非誤也漢碑書厲為癘之處甚多宗道未之見耳如衡方碑曰砥仁癘義帝堯碑曰癘我以仁是也

漢人用事

漢人簡質用事率無拘礙僕因觀漢碑者大略於此武都太守碑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衡方碑曰剖符守藩克長克君濟陰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為如治而允堂邑令碑曰垂拱不言而民帥伏彙長碑曰無為而治蕩蕩有功非陶唐孰能乎鄭產密豹殆不及矣成湯令碑曰吏民慕戀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鄭固碑曰為郡功曹忠以衛上犯顏謇譏造膝佞辭張素碑曰入為主簿蹇蹇匪躬魏元丕碑曰其仕州縣躬素忠譽犯而勿欺至以一令比陶唐蕩蕩之功他可知也賈誼賦曰農夫垂拱無事此語尚矣

擬婦人不以其倫

漢人擬人不以其倫。不特男子於婦人亦然。僕觀霍光妻霍顯。比邾太伯母邾夫人。張輔傳。謂群臣阿竇憲。至比鄧夫人於文母。郭輔碑曰。篤生七子。鍾天之祉。堂堂四俊。碩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妃。李翊夫人碑曰。夫人德配古之聖母。劉夫人碑曰。德配古列任妃。王粲思親詩。穆穆顯妣。志侔姜妃。動以古聖母為比。豈其類乎。

東漢注

唐太子賢引事。注東漢書。極有不可曉者。如凶奴傳論曰。竇憲並息兩護。以私已福。葉茂天公。注謂天公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公也。夫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

楊牧二子

范史載楊牧富波相孫奇云云。而不及其子。僕考漢碑。得其二子焉。一曰統。金城太守。二曰少子。繁陽令者。統在金城。威德並行。功效顯著。而繁陽令以叔父憂去官。吏民攀轅卧轍。不得去。既去。歷年上書乞留。至二千餘人。輸穀萬斛。助官振貸。乞還揚君。可見其政得民之深。雖使召杜。又安有此二子事蹟。見於碑刻者。炳然而史氏不

一者其名可恨也。因表出以補史文之佚云。

漢人作字

華山廟碑以中宗為仲宗。郭究碑以仲尼為仲泥。民皆非之。謂帝者廟號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以夫子為仲泥。則狎侮之罪大於子雲之準易。僕謂不然。漢人作字不一。有省筆者。有增筆者。省筆如寫爵作𪔐。鶴作雀之類是也。增筆如寫春作𪔐。寫秋作𪔐之類是也。又有假借字體。如以仲為中以泥為尼之類是也。此皆當時之習所尚。自後世觀之。則怪也。且莫尊於天地而漢人書天地字為无陸。昊蒼為浩倉。豈如此書便不敬天地邪。後世以省文作字為簡薄。而今碑乃以增筆作字為不處。亦過矣。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也。僕考欽道固璟之族。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文差誤耳。又如後漢循吏傳不其令之童恢。今人皆以為姓童。考碑乃姓黃耳。非童也。有士大夫為童氏作墓志。遠引恢為言。此謬正與宗



均同。史傳人名率多差誤。所可推考者。恃其姓耳。而姓或至於舛謬。向使此二名小有不同。遂指一人為二人矣。抑又考唐世系。環正前漢中尉昌之後。昌自代邸迎立文帝。甚有功。說碑自宜引此。

### 碑陰

今碑陰列人姓名。著由錢下項。蓋漢碑之體。漢人碑刻。率多門生故吏。所出錢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韓敕碑陰條六十二人。曲成侯王嵩二百。不為多矣。表而出之。可見漢世錢重如此。又今州郡間有祥瑞之證。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漢碑之體。

### 唐書叙事疎鹵

唐書叙事疎鹵甚多。如李絳救鄭絀一段。唐書載絳曰。絀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奸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考絳論事集。則曰。身居宰參。洩陛下密謀於姦臣。雖行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至此。况絀頗識名節。莫是同列不便。造為此謀。且吉甫與絳同事。不應對君直言吉甫內治之醜。亦須婉為之辭。觀集然後知史文之失。又如論採擇良家子事。傳曰。絳上疏云。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賞致之。彼不論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其述。憲宗改過不吝。如是而

已而論事集則曰明日廷英對見上舉手謂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事非盡忠何以及此朕深居宮中難知外事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未從直須兩度三度狠論以至於五六以開悟為限觀此又有以見憲宗有導人使諫之誠心而史沒而不載可恨也已按論事集係當時蔣偕作序知集中之語所載為甚的

### 陳驚坐

前漢書陳遵傳云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目其人為陳驚坐王僧虔名畫錄說陳驚坐異是曰陳遵杜陵人善篆書每坐一坐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坐

### 晉有二阿大

世稱王徽之為王大詞有王大訪戴之語此雖戲謔僕間考之羲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應第大一玄之二凝之三徽之六操之七獻之皆見本傳四肅之傳不載見王氏譜僕又考退晉有兩王大或稱之曰阿大一小名一第行如謂王大固自濯濯阿大羅羅清疎王大勸恭飲恭不飲此指王忱耳忱小字佛大故云如謂一門

叔父有阿大中郎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僧彌王大選草。此指王悅耳。悅導長子。導嘗曰。勿使大郎知。故知其為第行也。忱坦之幼子。乃太原之裔。譜牒亦自不同。人見忱悅二字相似。又且同時。俱稱王大阿大。往往疑似。而莫之辯。故著明之。

### 王胡之字

世說云。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注阿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脩齡。呼阿齡者。即其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源為阿源。王處仲呼王平子為阿平之類也。阿之一字。顧所施用。有綴以姓者。有綴以名者。有綴以字者。有綴以第行者。綴以姓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綴以第行如阿大。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為小字乎。注又謂王愷娶桓溫第二女。不知乃其弟愉。非愷也。

### 薛戎事

唐書薛戎傳云。柳冕為福建使。辟戎為佐。冕病免。復為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載戎履歷。僅此而已。以元稹碑考之。轉侍御史。給事中。拜刑部員外郎。改河南令。遷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濬荻塘百餘里。改刺常州。不累月。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浙東而卒。其更迭內外。如許之多。凡典四州。並不一見。

傳文疎畧如此之甚。不獨一薛戎傳如此。他傳往往而然。大抵碑之述事。不無浮誇。然載履歷則甚詳且確也。故僕於碑。率以此補史文之闕。又考越州題名云。戎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浙東觀察使。長慶元年九月。隨表入覲而卒。碑與傳皆言薨於越州。此為不同。

### 姚泓徐敬業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為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有史氏闕而不書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此說不經。難以為信。往往見於雜說。史傳無聞。好事者附會。亦未可知。又如徐敬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詳。謂敬業擒所養。似己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為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持者。正敬業也。而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為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卒。雜說所載。有可以裨史傳之闕者。而荒誕者在所不取。龍城錄亦載其事。

### 孔門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為十哲。而學宮之中。臻坐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為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自唐已然。承襲至今。而莫之革也。僕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不自唐始也。

### 興雨祈祈

顏之推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甘雨之句。以為詩之有滄萋萋興雲祈祈當是興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興雲祈祈之語。以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皆作雨字。因顏而改耳。洪氏又引左雄傳興雨祈祈。以證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謂古人引經書語。取其大意。不泥其字。又雲雨皆一意。安用區別。且興雨祈祈。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觀鹽鐵論亦有是語。草雄邪。然前漢食貨志乃作興雲祈祈。要之曰雨曰雲。二說初無定論。且班固一人。其說亦自不同。况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

穎達正義謂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誤也。

子美樓拂詩

漁隱云杜子美樓拂子詩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謂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也僕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後山谷引之誤矣僕謂扇驅蒼蠅宋史嘗有是說然杜詩此聯初非用故事蓋樓拂者唐人用以驅蠅杜詩之意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驅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認之故有此誤韋應物亦有樓閣蠅拂歌曰樓閣為拂登君席青蠅撩亂飛四壁舉此可驗杜詩之意

李白事說者不一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顥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李白時為貴朋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議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真在沉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白宿醒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靴之恨潛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為妃沮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

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為同列者所諉。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記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玄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逐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而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擲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雖因高力士之譖。然其為人疎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就謗。疑其於醉中曾洩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固是疎之。

###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遙聞射鵬騎。懸憚將軍名。二



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開弓並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落  
梅花。誤憶柳園人。似此五轉。今教坊以五更演為五曲。為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  
詞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終